

## 红色记忆

80多年前，几位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潜伏在沧州的隐蔽战线上。他们隐姓埋名，穿行在看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，凭借高超的技术与卓绝的智慧，与敌人斗智斗勇，为革命事业贡献着隐秘的力量——

## 一路书香 一路歌

唐文胜

今天，当我回首走过的53载跌宕起伏的人生，静静打量之下，无不洋溢着在阅读中成长的多彩心路历程。与书相伴的日子，我的生活倍感温馨与充实，我的人生备受鼓舞与鞭策。可以说，阅读不仅照亮了我生命中的每一处黑暗，也成就了我不甘平庸、自强不息的人生。

少年时代，我最初阅读是从知识型的教科书开始的。后来，因为课外读物“小人书”的流行，在伙伴们的影响下，我开始对这种图文并茂的读本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，并一发不可收拾。也就是这时候，《精忠报国》《杨家将》《刘胡兰》等一大批连环画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，主导了我少年时代的阅读内容，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的爱国情怀。为我青年时代的卫国戍边、业余走上写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青年时代，随着年龄的增长、视野的开拓，以及对知识的渴求，我所涉猎的书籍开始从单一的故事型转为知识多样型。《文学创作谈》《新闻采访学》以及各类集时事政治、文学艺术于一体的报刊杂志，燃起了我浓厚的写作兴趣。陶冶情操的同时，我也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。其间，我响应祖国征召，参军入伍，在军营里开始写作。创作的一系列反映与歌颂军旅生活的文学新闻作品在军内外报刊《解放军生活》《战士报》《年轻人》等刊发。也因此结识了与我有着同样阅读兴趣与写作爱好的四川籍女孩阿兰，收获了人生中甜蜜的爱情。

然而不幸的是1998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我。身患肺结核，每天咳血不止。尽管这样，我也没有放弃读书。病榻上，读书给了我巨大精神力量，在文字的海洋里尽情遨游。妻子对此十分不解，有一次，她一把夺过我的书，大声问我：“都病成这样了，还不忘你的书。到底是生命重要，还是读书重要？”我轻抚着妻子的双肩，动情地说：“书籍就是我的生命，同为读书人，你应该理解我的选择，你应该支持我的行为！”拗不过我，妻子捶打着我的双肩默泣。那时，我阅读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《轮椅上的梦》等书，半年后在药物和书籍的双重抚慰下、在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下，笼罩在我肺部的病灶消失了，我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。

说不完的阅读故事，写不尽的读书心得。今天，当全民阅读成为一种时尚，我带着那些心爱的书籍步入了人生的中年。53载的风雨磨砺，尽管我历经重大疾病、下岗、生意失败等多重磨难，但坎坷曲折的人生遭遇依然没有磨灭我对阅读的渴望、对理想的追求。

最近几年，我先后阅读了不少历史文学名著，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充实了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，并且鞭策着我自强不息、改变命运。

今天我在不断的阅读中，一路书香一路歌，从名不经传的无为青年成长为省工人作家协会理事、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从默默无闻的普通读者成长为小有名气的获奖专业户，先后有300余万字的文学、新闻作品在大报小刊变成铅字，116篇文章在全国性征文比赛中获奖。我庆幸自己53载的人生光阴没有虚度，我用我的实力和成绩改写了命运，阅读，成就了一个普通人不凡的亮丽人生。

## “涿州桑椹”杯·全民读书大赛

征文邮箱: 65717105@qq.com  
电话: 0517-5155702  
编辑: 杨静然  
电邮: hysyzz@163.com  
电话: 15151760039

## 隐蔽战线“八兄弟”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## 寻访吴金骥烈士

康玉刚第一次听到吴金骥的名字，是在2021年。

当时，他曾经教授过的一对学生夫妇找到他，希望康玉刚能帮助咨询烈士迁入烈士陵园一事。他得知，自己曾工作过的沧县东花园村有一位叫吴金骥的烈士。因爱好文史，当了解了烈士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事迹后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。

几天后，康玉刚便来到了吴金骥烈士的家乡：沧县姚官屯镇东花园村——1924年，吴金骥就出生在这里。

时间回溯到80多年前。1937年9月24日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沧县。随后，驻沧日军展开大搜捕，在沧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

“1941年3月，时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的韩学勇因叛徒告密在故城县被捕，被押赴沧县。敌人软硬兼施，他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。他骗取日伪军的信任，将计就计打入了敌人内部，秘密从事革命工作。”康玉刚说，韩学勇在沧工作的这段时间，一直秘密发展沧州的地下抗日组织，发展了许多年轻有为的青年党员。他在南关的一间诊所内建立了地下联络站，联络站的负责人是诊所的主人马麒麟，他的弟弟马书麟是联络员。

而此时在城里读书的吴金骥，和马书麟、张淑峰等是同学，他们是一群思想进步、反抗日本侵略的热血青年。吴金骥通过马书麟与韩学勇结识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

吴金骥帮助八路军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；护送战士到根据地；设法营救被捕的抗日干部……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，与敌人战斗。

1943年，吴金骥被党组织派往日本留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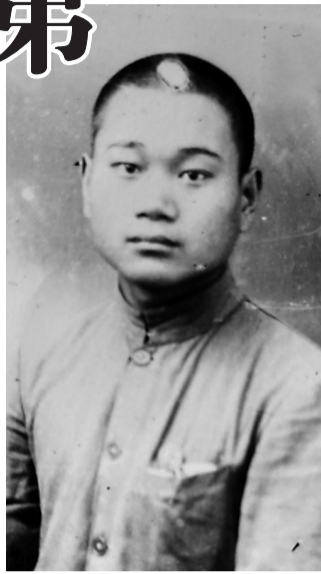
时至今日，吴金骥烈士的家人仍保存着他日本留学时拍下的照片。照片中的人，不到20岁，眉清目秀、意气风发。

寻访中，康玉刚从吴金骥烈士家人口中得知，吴家家境殷实，在那个年代属于村中富人。吴家在东花园村有宅子有地，在城中还有房子和商铺。当年吴家人住在沧县城里的郭家大院，在小南门开着一家名叫华洋的药房，一直由吴金骥的妻子赵氏管理经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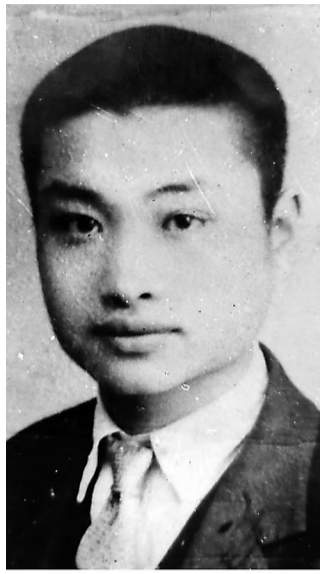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种情况下，吴金骥毅然决然地舍家弃业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可见他的赤诚之心与家国情怀。

两年后，吴金骥学成回国，被分配到河北省立农学院（今河北农业大学），以教师身份为掩护，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

康玉刚说，1947年7月沧州解放，当时吴金骥准备从天津回沧州。有内线同志捎信给他：沧州城内敌特已经把他列入暗杀名单。回沧不成，吴金骥决定返回保定。不



在沧县读职校时的张淑峰



日本留学时的吴金骥

料回保定途中，他被特务跟踪。在汽车即将到站时，被特务开枪杀害，年仅23岁。

吴金骥在保定牺牲后，母校师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师生上街游行，向国民党政府抗议敌特暴行。学校地下党组织还专门拍了举行葬礼和坟地的两张照片，寄回老家。吴金骥的母亲一直珍藏着这两张照片，后来有亲戚劝说：“人都没了，还留照片干什么？”照片也就没了下落。

吴金骥生前的工作不仅不为外人所知，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清楚。再加上他的遗骸至今埋骨他乡，不知何处。吴金骥烈士的家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、搜集史料。

## 从“三人团”到“八兄弟”

当年，与吴金骥一同加入革命队伍的，还有马书麟、张淑峰，他们都是韩学勇的指引下，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“吴金骥职中毕业后在县立牛市街完小教书，他和张淑峰利用教师身份开展工作，动员组织师生上街游行示威、张贴标语、宣传抗日思想。马书麟则给韩学勇当联络员。”康玉刚说，他们三人秘密从事地下工作，组成地下组织“三人团”，负责组织城内的抗日活动。

1942年左右，“三人团”成员均由韩学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来，组织的抗日活动多了，他们认识了更多有为青年，又发展了五人共同组织城内抗日活动，分别是郭忠、吴瑞鹏、朱炳麟、张连义、杨恩璧。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，他们对外称“八兄弟”。

杨恩璧借管理车站仓库之便，利用日军人员杂、领取物资时间不统一的疏漏，数次和同伴搭帮冒领日军军用物资，阻延日军“扫荡”列车发车等。在伪县政府建设科任职的张连义，想方设法给组织传递情报，汇报敌人的动向，迟滞伪县政府的修路工程、破坏敌人的计划。他们还里应外合，巧妙施计，营救被捕的抗日干部。

1943年，吴金骥和马书麟被党组织派往日本留学。留学期间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“当时，中国留学生常受日本学生的排挤歧视，吴金骥他们就去找日本教授评理。教授袒袒日本学

生，他一气之下打了教授，最后闹到了校长那里。因中国学生占理，校长也无可奈何，最后不了了之。”康玉刚说。

因“八兄弟”从事工作的保密性，他们的故事始终鲜为人知。康玉刚试图通过党史资料，以及“八兄弟”后人的回忆，了解他们当年的革命轨迹。然而寻觅到的，仅仅是历史上残存的一些片段：传递重要情报、营救狱中抗日干部、组织学生抗日活动……虽然无法把这些片段串联成篇，但仍可以遥想当年“八兄弟”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。

## 期待英雄“团聚”

一边寻访一边心生感动、敬佩，康玉刚数次落泪。2021年9月，他将掌握的资料撰文《吴金骥我们等您回家》，希望通过此举，还原“八兄弟”英雄往事，找到他们的下落。

没想到，一年后，张淑峰的儿子张业新在网上查找父亲资料时，看到了此文，顿时心潮澎湃：“文章里的许多内容，都与我父亲的经历吻合，终于可以证明父亲的身份了！”他辗转联系上了康玉刚，也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。

67岁的张业新如今生活上海，他说，父亲张淑峰出身于官宦世家，他的曾祖父张照曾任清政府军机大臣，家族与纪晓岚家族同村且为姻亲关系。父亲自幼在老家私塾，学习刻苦，写得一手好字。父亲的叔叔是被誉为“无衔将军”的张仲瀚。当年，也是受张仲瀚的影响，他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等红色书籍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。在中学时代，张淑峰就已经参加地下组织并上街演讲，宣传抗日。后来，成为“八兄弟”一员，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会各种枪支的装卸、使用以及密写等技能。

“1945年，从延安返沧后，参加祭孔活动时，突然城门关闭，他被敌人抓捕关进了监狱。严刑拷打，父亲也没有招供。由于敌人没有证据，父亲被他的舅舅重金保释出狱。”张业新说。后来，由于张淑峰受过教育，文化程度高，又有革命工作、教育管理工作经历，被派到上海参与一所中学的筹建工作。1949年10月，张淑峰到上海报到并



沧县党史资料中的“八兄弟”成员

开始新的工作。

“八兄弟”的引路人也是入党介绍人韩学勇，于1970年在湖北省襄阳市离世。当年他们那段地下工作的经历也随着他的去世而湮没史海。

张业新说，他的父亲一生难忘那段秘密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时光，挂念着“八兄弟”成员。离世前，曾把他唤到床边，用尽最后的气力，微弱地向他讲述着自己的革命经历，诉说着自己对党的信仰和忠诚。

从那时起，张业新也踏上了和康玉刚一样的路——探寻地下组织“八兄弟”的往事，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，了解父辈曾为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。

同样执着的，还有吴金骥烈士的亲人。吴金骥烈士去世后埋骨他乡，不知何处。吴家的兄弟姐妹们一直在为烈士的事奔走。六弟吴金驹曾执笔为吴金骥写过文章。吴金驹去世后，七弟吴金晓和他的儿子吴学形接过接力棒。吴金晓老人最遗憾的是，当年搜集的关于大哥“三人团”“八兄弟”的史料，包括1970年代沧州地委外调函，在1990年代家中一场火中被付之一炬。多年来，家人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够找到吴金骥烈士的墓地，迎接他回家。

郭忠烈士也是“八兄弟”成员，1947年青沧战役前，被敌人暗杀，年仅23岁。郭忠牺牲时，他的女儿石丽英（随母姓）不满两周岁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她和家人始终没有收到父亲的烈士证。她多方搜集资料，直到2006年，才收到了父亲的烈士证明。2021年，郭忠烈士的遗骨也迁入市烈士陵园安葬。她记得母亲说过，当年多亏了张淑峰把父亲的遗体送回家，父亲才得以安息。

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“八兄弟”是出生入死的战友，也是亲密无间的亲人，他们的友谊延续至今。他们的后人通过康玉刚取得了联系，大家在谈论中，对地下组织“八兄弟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“八兄弟”成员有的至今下落不明，康玉刚希望能早日找到其他成员。“新中国的成立，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，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英雄虽无名，但功勋永存！”康玉刚一句话，让人感慨、动容。

## 守候父亲的精神家园

王荣耀

父亲生于1936年3月5日，2009年11月3日凌晨，胃癌夺去了他的生命，享年73岁。追忆父亲，他的音容笑貌、言谈举止，历历在目，不时一阵阵心酸、丝丝内疚……

父亲一生坎坷艰辛，是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，使他走完了73个不平凡的春秋。

他是一位睿智正义的父亲。1956年8月，他在东光县商业局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就读于天津市纺织学校，毕业后在天津红桥区纺织厂工作。1953年10月，响应党的号召回本县支援地方建设，先后在县商业局、连锁物资调配站工作；1958年“反右”被无理解雇回家。1982年落实政策，安排在供销社工作，曾任供销社经理。父亲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

中国成立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，他用他的睿智和人格，用一双有力的手为这个家托起了一片天，开辟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空间，找到自己的快乐和价值。我曾在石家庄地区深泽县委办公室工作6年，过年过节不回家，在麦收或者大秋才回家，就是想多帮助家里干些农活。父亲理解儿子的苦衷，经常劝我要干好工作、听领导话、越轨的事不要做、不要担心家里。他常说：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只要你们平安、工作思想上有进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他是一位简朴勤劳的父亲。1987年父亲内退后，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，和母亲经营着6亩承包地，从微薄的收入中，省吃俭用，从牙缝里挤，靠勤劳的双手把5个子女抚养成人。一双军用大头翻毛皮

鞋一直放在柜底舍不得穿；一件羊皮大衣放了20年，只有参与重要活动时才穿；一件衬衣总是破了才舍得扔掉；一双袜子总是补了又补；剩菜剩饭总是他自己包圆……一次，我在外出差，两个妹妹把父亲接到县医院准备做腿部静脉曲张手术。父亲和大夫说感觉近期胃口不好，医生就为他做了胃镜。通过病理检验发现胃癌已经到了晚期，并且扩散到了结肠。突如其来消息如晴天霹雳，整个家庭像天塌下来一样，陷入极度痛苦之中。父亲却反过来劝我们说：“人食五谷哪有不得病的啊，人间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，你们只要尽心就行了。”

他是一位知情重义的父亲。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，时时教育我们怎样做人、做事，对爷爷奶奶提出的大事小情有求必应。出

门回来第一个就要去见爷爷奶奶，做好吃的也是第一个给爷爷奶奶吃，而自己吃剩的。他经常教育子女，要树立远大的理想，鼓励我们“我们穷的是金钱，而不是志气！”高中上学时，看到母亲受苦受累的样子，我一度想辍学，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。我一周回家一趟带干粮，父亲给我用萝卜、白菜、黄豆做成可口的菜，母亲偷着蒸几个花卷塞到我的布袋里。父亲去世后，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本家庭生活日记，我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毕业证及奖状，还有我在外地工作时写的几封家书……每每看到这些，我的眼泪总是难以控制……父亲一生有两个生死与共、患难之交的朋友，其中一个在北京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，两人曾失散多年，偶然的机会又联系上了。他们相约在北京，见面后抱头痛哭，我理解这眼泪是他们友情最好的表达方式；另一位朋友在县城工作，两人约定每年见上一面，说上几句掏心话、喝几杯小酒，是他最快乐的事。父亲病重期间，这位叔叔多次到医院

探望，父亲去世后他失声痛哭。父亲还有一位大恩人，那是1960年代的困难时期，父亲为了生计逃荒到东北，路上患急性肠炎休克昏迷时，遇见了泊头老乡、这位救命恩人幸免于难。40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人，为实现父亲的夙愿，我通过同学关系终于在2007年夏天找到了他，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孩子。不幸的是这位恩人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什么也记不起来了，父亲含着热泪，放下500元钱和准备好的礼品，握着恩人的手久久不愿离开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常怀感恩之心，常念相助之人，这就是父亲的人品秉性。父亲的这两位知己、一位恩人，他们的交往、他们的故事，造就了他处事为人的方式和态度，同时也濡染了我们兄妹5人的人生。

父亲一生没有给后代子孙留下什么遗产，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永久、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——真诚勤朴、知恩图报、谦虚做人。我深爱的父亲，您的亲人会永远怀念您！